



志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又差兼樞密院

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

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

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

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

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

願出程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

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不

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
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
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
勝實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
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為額給錢米有差月命
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
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
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
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
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當
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

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
曰初服蒲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
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
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
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
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
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
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際治平二年四月上既
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其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舂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天統之君不幸多當

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

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
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
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
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
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
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
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脩為首議之人以恣醜
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
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
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
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

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
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
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
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
顏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
以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
心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裡既
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
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
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
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

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
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
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
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
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
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
公亮趙槃與歐陽脩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
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
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

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堊爲園以園立廟今王子
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
遂降手詔曰朕而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
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
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
氏今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
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
親之禮詳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
堊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
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

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
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僕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近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
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
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
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
孫世襲僕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為萬世
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對大國則又禮無

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
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
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眾聽以至封還
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
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海等則以稱親立
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
宜追厚侯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
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
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眾復歸
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

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感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
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
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
温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
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
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
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
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
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

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
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
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
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
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
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
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于背則人
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
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特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沁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口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涂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百用資淺人久任日

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既止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筭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駁焉

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

宗已非疾二府因入問起居公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尊神宗即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怒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二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

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
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
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
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
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几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
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
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顧之公請上親
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
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
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

顧之公乃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衣曰適已
得聖旨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
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旣許建儲
處分畢情色淒慘歔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
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
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
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即位神
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
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
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

在商則陟扈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
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端冊
方繁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敵告
庭來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
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
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
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
西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兼常伯以曠庸獻諫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
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
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
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
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向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
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
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

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
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
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
公議而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
巴面剖肝萬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
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
重兼前來甚有貶竅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
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
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
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
之臣益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怙福

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
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恩未
為過比軋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
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及如汗丞相豈不
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
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
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
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
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
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上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

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
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
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
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
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
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
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
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
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
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既而除爲中丞不知所
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

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
書聚廳見容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
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
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
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
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
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
早來與趙旻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
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
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
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

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
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
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
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
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
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
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
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
顯黜旣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
公于札慰諭云知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
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

言過爲誣言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
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義遷其實使去
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
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
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
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齎朕
手札賜卿便可朝參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
謝復位陶旣黜邵亢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
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
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
上語如此意以益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

士公還至鞏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開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

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石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

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文思念足
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
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
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
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
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駁命正權綱之遠御
謹名與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
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
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
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村周五則之用體
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
處實有大以能謙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
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
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靡符之
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剛休
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于
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
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

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
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
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
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越召公對於便殿上
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
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
師擢忠彥為秘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
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
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

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秤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
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
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
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
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于
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
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
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階武之
源自臣而始章累上制致淮南節度使元豐間
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

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
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
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
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議自止過周
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山古
人王安名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
曰伏審辭寵上幸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
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
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
中受天開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
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

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
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
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
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衣
衣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
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
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
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岷然在
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
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

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
納降人鬼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
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
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
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詵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
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未昨日倉卒應對
固不詳悉益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
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
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
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
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

其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
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
心營謀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
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
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
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
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
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
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
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
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

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展興
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廊延
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
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
下受弊只就種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
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為曲在
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
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曲邊用兵戰禦
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
到相州一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
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
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
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
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七

賜進上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令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為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

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

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

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
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
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旣若此
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
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
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士人扶挾種
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豈與大羊螻
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
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
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
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

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旣兩
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
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今在折繼
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
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
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
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
地土若令降人鬼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
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
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
似合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

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以遠費
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
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以屯守隄防
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
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
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
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
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
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
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必朝廷前降指揮許
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

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
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
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
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
矣臣謂詳向賈逵等擘書到上件事理委是於
國家即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
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
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
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
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
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

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益以日久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乎貴與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

臣前議爲是即乞責郭達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白誘害揚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

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勝於諸路使散入虜中
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
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
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
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
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築燹會為
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
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
邊累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
郭達已築治平鷄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
若更修葺粟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

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葺粟城是秦州熟戶
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
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番熟戶本要
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
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
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
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
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
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葢多得匈奴之故地自
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

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爲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捕職名自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欵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

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聞甚宏壯命僞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怒質其父斯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厮羅之孫瞎蠻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

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董種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爲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并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軍粟則可與鷄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瞻樂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鄰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

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滅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宜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軍粟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

人議事未復奸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為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為不然蓋葺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舟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葺粟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廓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

手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倬甫興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十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言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請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司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危處置多為執政沮難不得

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下辭之
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
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
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
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
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驚瘁驚歎久之乃曰
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為辭自此須且
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下辭之
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
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
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

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
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
久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揚然朕嘗虛
上宰之位竚卿之選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
去鄉里且大名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
間人情未為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
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
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隆
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論此乃陛下仁卹老臣
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
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

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在
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
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
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使
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
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勅賜卿宜即祇受公再
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凶遘次遘及近裏以
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
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
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
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

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糶
常平倉斛斗支表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八戶
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間
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
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
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
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
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
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
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棟
剌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負強壯

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二十年州縣以退下
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
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
以來議欲修展闕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
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
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陽闕皆嘗修展不聞引
惹既非創築於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
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饑殍棄業而去者道
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
踰暮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於流庸
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
真定府高陽闕三路皆得良帥北慮晏然無事
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乙只充大名府安撫使
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

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為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為急至於守臣將

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銜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為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今十分營葺外更

以二分木植爲之在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如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寢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脩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覩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二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

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日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隆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軒輿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

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恤凡守禦之
事悉令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
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言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
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固惜
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
翻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
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
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即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
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
有澹泊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
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

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
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比皆擊臨時將略不
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
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
夜究訪管宄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
然塞命妄進誓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
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
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
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
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
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

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
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
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
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
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
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
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
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生散
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
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
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

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
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
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即不
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
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
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
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
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
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
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
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

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狀

入馬逆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甲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貴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初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

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二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

復峻青遂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者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

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
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
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
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
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
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
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
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
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
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
時收斂遇向去價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

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
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
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已功縣邑小官
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
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
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
諸有關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
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
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勅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
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

路自覩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
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
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
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
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
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
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
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
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悞陛下委
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

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
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
甚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負若
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
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木營
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爲舍壻與一身
有託更有堂從踈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
補爲人負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
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
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
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

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疏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博

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申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之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僻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

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者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其從竄亟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二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入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
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
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
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
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
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
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
事之時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
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
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
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二分至於京西

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
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也遇
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
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
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
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
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
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
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
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
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

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

都之民萬錢暮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瀆漆林
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
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
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
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
周禮一部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
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
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
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
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

取利已厚傷農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
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
得過三分二分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
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
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綠小麥最為
不耐停畜之物自来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損
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
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

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
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
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
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許納見
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
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
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
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
貸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
要上三等戶名即上等入戶必不願請官吏既
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

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結
罪申報若選官晚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即當別
作行遣若選官晚諭苟免括拾豈無貧下浮浪
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
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
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
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
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
名者益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
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
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

在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郎自足抑
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
上三等戶情願請領郎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速
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
請領郎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
循避事壞法之人郎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
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郎
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皆在
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

狀聞矣豈可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
以鄉村上三等及城廓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
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
司以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
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拯濟困
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
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
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
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借息以傷貧細則所
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
其太近衰削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

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二等戶一名者益關防
浮浪之人請去難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
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八戶必不肯
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
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書
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
官唯以散多爲職辨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
爲情願者益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
也蓋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
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辦察一制置司公言
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

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
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
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
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
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
百里棄爲汚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
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
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
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
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
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美至

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釐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氏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歲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

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咸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刺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

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
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
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為御史中丞亦言青
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
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
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
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
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
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
遂以兵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

李舜舉慰諭乃止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
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
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
况吾元老為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
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緹具官琦道醇而深器
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
朝亮衆采於台極翼戴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
朕續圖敦初謀落燹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

老幼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歿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恐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訪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疆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

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郵虜人素以久疆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填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疆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豐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

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
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疆取其地建熙河
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
云地屬董種董種即契丹壻也既恐闕地未已
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
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邐不可為塘
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
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
謂朔立隄防部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
以為固哉且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
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

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
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
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辦理地界河
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
開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
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
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
非一又諸處棚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
州等處棚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且
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
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

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宮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天北虜素為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假蹇以探願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優諸邊卒隳盟好益事有因緣而至

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笛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豈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由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彊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

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
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
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
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
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
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
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
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
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
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
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

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
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
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
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
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
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
考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以為定及其催科
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惟一千贏五
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貸
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
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寬

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
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
帝三王之道上禪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
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
不辯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
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
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
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
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
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
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

天次科枝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
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
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為
功錘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
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
責以刻為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
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
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
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難
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

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与先使邦本
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為陛
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
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
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
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
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
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
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
新選將官皆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
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

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
太宗朝雖曹彬未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
敗也臣愚亦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
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
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官
意恐為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
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憑
祖宗累世之好永融宗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
將英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
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美財俟虜
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
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
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
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
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
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
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
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空一境之民以戶將
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

就進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
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
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
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
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處
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
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
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
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覲愚
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
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路公富麟

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為切直七年秋公累上
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
四年夏公又力謝事後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
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
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殞于書錦
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
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
施行贈尚書令告策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
實賴全德老臣蕃屏土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
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
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大帥兼侍中
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
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
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有結人主之知出入三
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
儲復預受遺之託沆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
民勲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嚴節
旌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
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為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
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
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

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
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
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
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
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
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
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
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為
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
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
是用建登烈考之清祐禋庠功臣於大丞上以

慰祖宗之靈下以為忠義之勸於戲為臣至此
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
盛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
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為真令特以贈公又
配享特鑠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大常
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
本冢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
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
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
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為幽堂
所費皆給予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為室

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
舉奠於靈几及許幻子嘉彥將來尚主仍諭忠
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
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一府
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
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
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
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
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
賢有成之法謚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
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
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
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
琚最長始為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
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
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為禁從漸
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已子公
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
初為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
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
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

曰某家故石劾此語為人敬服如此器重閱博
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郎有重
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
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塞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
閱議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
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密
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可當大事光宗厚如勃後為宰相歐陽永叔
作相州書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堂乃公為鄉郡時

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
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
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人者
排逐指為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廳見
賓客拱辰未見曰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口頰
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
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
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
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
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頴皆可用也時
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頴於省

府知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
自漏上前之語問曰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
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
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
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
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
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曾公避親嫌
今乃二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 嘗援
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
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沔為
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為宰相沔以罪廢

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

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

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父緯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

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

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

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

元帥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

泣下叙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忍自疑後

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女撫使賜

對日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

師中方大愧服持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
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
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
為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
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
瞻慕至夷狄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
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
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
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
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
涉臨清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

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
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
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
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
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
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
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
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
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
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下倦俸祿
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

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
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
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
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
先旁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
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
弈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
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
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
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公孝
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

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謀具載葬地值
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
多故於歲時灑掃益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
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
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于博野三塋之
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
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
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
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
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澡曰
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楸曰洞曰

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
曰宏胄曰穎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寶胄曰膺胄
曰頽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
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龜穴於埽下乃
伺龜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書臥有一吏持檄
召勉曰有龜訴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
闕其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
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
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
世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
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常往陰府證事乎勉

具述殺龜事又叙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
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
非與人同被害汝埽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
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
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
韓琦為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
嗟久之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
韓公平生所為豈不為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
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
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
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

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
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十

書 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
宗升遐英廟踐祚為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
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
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
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
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
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
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
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
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為歸

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
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刑相至奏七上蓋
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暮年再乞乃得相甲
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
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
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
畏遠擁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我如
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
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
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即位
踰年總覽權綱其太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童

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
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
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
政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
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
貪榮戀祥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
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
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
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
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
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

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
時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
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始未足以議其
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程瑀書

安陽集序表後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主

巖叟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
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北京國
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
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暇日而
巖叟閑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
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
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
輒書而藏之記或末詳則他日再叩以獻其
說方食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

風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
年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
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
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益無幾矣竊自恨
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
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為公別

錄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刑

公至和中自相州入西樞為大尉晉以建儲為
言既遷丞相每乘間必及之援古喻今前後益
數十矣一日仁宗忽開悟公賀曰堯舜之心也
社稷幸甚上曰然則誰可者公曰宗室之賢唯
陛下所擇上曰昔嘗養二人為子一人者不慧
公曰既不慧更不須論上曰如此則唯宗實可
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遂命判宗正以試
之公已得請於仁廟許立嗣矣而宮人宦官環

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上意復動臨朝默
默不樂公每顧上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泊因
英廟謙軀之不肯就宗正而上意尤憚迺
曰不如且放下公復從容獨對曰天下人已知
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彼退避如此迺是有
識豈可遂已上釋然曰既如此不如便就明堂
前與了當公又進曰且為皇子以待聖嗣立則
必自求歸邸上頷之即日乞宣樞密臣寮諭之
既而張昇至失聲言曰許大事如何容易便做
不教臣知上笑曰議已定不須驚也當日下午
便降文字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樞前

發而疾暴作連聲大呼語之恐人所不可

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廢立莫知所措獨

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復來

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

安而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之事惟某人其

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哭位處之若無事然

歐陽永叔婦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也英廟初以驚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

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肯受藥餌公

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執

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大后在
簾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
謂神也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
服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
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
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
懷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
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恠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
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紹熿少

息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
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為衆說動
一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
宮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
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
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
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回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
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
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
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
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出吳長

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既潛察
英廟已安而曹后来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
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
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小
事朝廷願旨即辦不數日衣杖成上遂幸相國
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
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勸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
者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便能
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

難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
即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
殿公亟令卷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
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公
說云當別為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謝太后
既允即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
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
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卵而放下
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帝太山事遂定曹
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
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

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大木矣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延妄云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于此勿以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歟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歟矣久而不變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甚常情不須恠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

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效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文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曰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

之公獨不然剛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

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

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

為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

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

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

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

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

其間獨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既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某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湏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之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

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惡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為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寢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

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
集賢宋庠是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
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
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
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
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故事且有西
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
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日
恃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
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
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仁
宗欲以揚太妃為太后以盟申公申公曰典故
無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
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
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
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大娘揚為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
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
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
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
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
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

立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
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效引師
巫出入及其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
其詳未敢聞命只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
隨云范司諫欲奉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
曰吾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
疎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
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其為樞密副使
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
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又
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林不滿意出為泰州居

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口已雖不足獨不
惡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
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諸之同列多勸
公且留以為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
令人勞心熟與吾間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
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
有遠來觀於道傍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
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
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
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
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

侍中境內韓宗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
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
見故事唯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
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
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
意遂答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
暇引公事必呼閤者論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
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
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
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也

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
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
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
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
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
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
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
人皆著為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
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
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
於熙寧佛寺儀彤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

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
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
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
武時為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
州時為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為侍中
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
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為壽者常不絕公
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為營衛籍老幼
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
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
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

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一人一人亦未必信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發又自有利處不為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虛歲父子兄弟常有
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一不如漢唐調兵於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語乎調兵於民其弊迺
爾後世既收拾強而二語者養之以為兵良民
雖稅歛差厚而身保無一以相聚之樂此豈小
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一使安得與農夫同
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詔與司馬君
寔百姓相傳云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
詔亦不肯行其為當時望愛嚮如此公嘗言

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性很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效。伏忽忽。少意思。容兒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使。按行經界。甚。朕亦回。結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已。今橫使再來。意。

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柰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固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問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為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辭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

熙寧以來事曰廼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
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
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
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
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
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疑早悟以為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
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
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
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
復選使使虜就議則來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
某如此言此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
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傲樂天因名曰醉
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一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
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
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為絕筆既而上遣使持為
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公薨士
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
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忠獻韓魏王遺事

群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至 編次

賜進士監察御史安陽張士隆重刊

公自定武入為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
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
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
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
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
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

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
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為言公即將
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
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
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
此事較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
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
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
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
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
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
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
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
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王謂公
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
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
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
開陳以為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
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
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
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採於閹宦
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
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
政公每進對罷即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
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
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
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
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
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
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
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

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矣縱
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
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
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
帝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
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為
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
二三時在末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
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恠他日
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

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
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
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
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
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
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
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
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息命云亦不久在外

唐家肅以待故除兩鎮有衮衣待還之語公復
延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
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
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為堅請還相次改北
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
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
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
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
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
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
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

陸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乘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褰簾入見上迺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遜去不敢前公迺扶土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延一太子皇愈促召上其違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缺諱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大原下江南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為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既見謂官家不

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息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夫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人曰唯唯後二宮相權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垣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

及遠既到皇堂棟垣亦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觀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荅揚枕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獵於太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

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
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
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
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
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
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
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琦亦以取
逵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一
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斯役又曰此事惟
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躡等當近下安
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

公謂宰相高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
西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思盡
歸已然使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
相罷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
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
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
不得聞之茲問公威克厭愛允濟如潞公臨大
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
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
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鴉百鳥望而畏之鸞
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

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
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
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
然則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
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
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今籍為
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
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駭然矣此益出於有勝心
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嘗與沂公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
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

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
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
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
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
息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
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
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
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
一跡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
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
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

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
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
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以
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
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
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
君既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此下來公
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
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
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管於公公
指數事為非其一太祖時嘗感宮鬻髮胝朝晏群

言太祖悟潛伺鬻髮方醜殺剡殺之公曰此
可為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
使其復有屢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
可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
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
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
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
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
入應難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
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
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

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
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
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激宗又作喜雪
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
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
用意深非許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
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
上筆餘三冊公鄉歿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
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
無他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效

者上也不得其效非山郎下矣持書說以觀劉

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卷叟病中題時公上

使問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請

題皆論一體有問產升材品於公公曰公曰慙直

而且忠於人然過步減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

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

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

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門晦叔平

日公曰今日延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

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

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

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
以誠邪皆嘆以為不可及公平日與進人物極
傳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
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曾中不啻黑白在北門
時一屬官有小事不知道公歛委以事人謂公
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受任爾所為不
廟諱篤大中其弊公為陝西招討時師曾與英
公不和師曾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曾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為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為難計日
計尺為之者甚多以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萬

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
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制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
能知此方可成務入云孤忠每頓神道相助幸
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
司農召議復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
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得些衆人不
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
難保嗣宗婦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
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
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
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

踰年環敗皆如其言趙若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諭人如此公言秋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馬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齷齪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

諱益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為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晉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為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為秦倅孫元規為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

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必謫郎復自此元規懷
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
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歐之舉也
若琦當言書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
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
公有言已心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闕西泣見
公曰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相公公與樓澈
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為人言
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息及人無求德心故所
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
白能受其欺賤官回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郎

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為是若稟事嘗許觸
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
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
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
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
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
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
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
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
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
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

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
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
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
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
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
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
舉荅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
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
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
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
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常

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
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
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
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
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
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
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靈材蒙朝
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
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參百歐脩
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
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

不問侯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
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
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
女與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
為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
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隣近侵
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
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
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
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
州曰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

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
汝偷兒曰願得公晉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
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
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
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
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
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
獄欺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
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曰公曰此人自
封案後頗謹愿不為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
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

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毋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忠獻韓魏王遺事



